

书趣文丛第四辑

印在纸上的，毕竟也是一点生命之痕，我就把这痕迹留在这里了。

独 语

赵 园 著



独 语

赵 园 著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独语 / 赵园著. —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6.8

(书趣文丛; 第四辑)

ISBN 7-5382-4537-5

I. 独… II. 赵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小品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2843 号

独 语

赵 园 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北二马路 108 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198,000 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8 $\frac{1}{8}$ 插页: 2

印数: 10,001—16,000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

199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马 芳

技术编辑: 华 德

装帧设计: 张 宏

美术编辑: 宋丹心

特约校对: 良莹娟

责任校对: 王 玲

ISBN 7-5382-4537-5 / C · 163

定 价: 11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调换

第

四

辑

小引

八十年代有“文化热”，九十年代据说又有新的“文化热”。两大热潮，聚讼纷纭，众说杂陈。爱之者说这一次是引进之先声，开放的前提，或者是说彼一次是几千年优秀传统之传承，几十年前赴后继的小结；攻之者则责此为“全盘西化”，或怨彼为“义和团病”之再现。不论如何，中国思想文化界由此可以有“众说”和“聚讼”之可能，实在是大好事一桩。在我们局外人看来，不仅觉得煞是好看，而且深为庆幸：中国究竟是越来越进步了！

两次发热，佳作如潮，现在或将来想必均有我们同行中的才俊之士，辑之成书，销以行市。现在我们只做一件小事：取其将来的巨编的可能的孑遗，编入《书趣文丛》，作为这一丛书的第四辑。未见皇皇巨编，先辑零星“孑遗”，于理不合，于礼不周，但世上某些事也许非要如此“非理性”方可。

古往今来，凡是文人士所熟悉的事，必然同“读书”一事有直接、间接的关系。因为文人之为文人、学士之为学士，说到底，究竟大多是“从图书馆里来又回到图书馆里去的”。他们有时也要受命去杀猪，去种田，去放牛，也会去做官，去经商，但是，一为文人士之本来面目，就离不开书。有这一点，我辈附丽于文人士的所谓“文化服务工作者”才有些小事可做，讨得些许生活之资。这一辑所欲呈现者，是近年热潮中涌现的中青年学人的读书心得之若干部分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学人中以近年比较活跃的为主，而且限于交往，大多是我们在本职工作中经常请益、讨教的一些位熟人。就中，吴方先生英年早逝，最为可惜。其他各位则在学界文坛驰骋正勇，学术生命如日方升，相信今后当有更成熟的作品出现。但即此一部分小小的学术小品，亦可看出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今人是不让前贤的。我辈生逢其时，可以为八九十年代优秀学人编书效力，为中国文化界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成就的一个小小的侧面，深有幸焉！

脉 望

一九九六年三月

书趣文丛第四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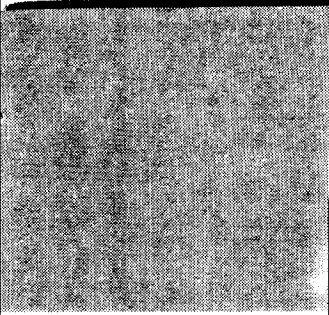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|
| 5 | 4 | 3 | 2 | 1 |
| 考槃在涧 | 不肯进取 | 放虎归山 | 斜阳系缆 | 独语 |

葛兆光 著	黄 梅 著	李 零 著	吴 方 著	赵 园 著
-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-

- | |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|
| 10 | 9 | 8 | 7 | 6 |
| 斜晖脉脉水悠悠 | 旧影与新知 | 浮世绘 | 阅读日本 | 寻找手稿 |

王振忠 著	汪 晖 著	刘 东 著	陈平原 著	李庆西 著
-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-

28043/01



目 录

- ◎自序 / 1
- ◎闲话北大(之一) / 5
- ◎闲话北大(之二) / 9
- ◎书缘(之一) / 13
- ◎书缘(之二) / 15
- ◎书缘(之三) / 17
- ◎买书记(之一) / 20
- ◎买书记(之二) / 22
- ◎致友人 / 24
- ◎再致友人 / 26
- ◎代价 / 28
- ◎十年回首 / 32
- ◎邂逅“学术” / 38
- ◎王瑶先生杂忆 / 46
- ◎灯火 / 54

◎远方 / 57

◎雨中 / 60

◎忘却 / 63

◎母校 / 73

◎代课 / 78

◎赶会 / 81

◎排戏 / 84

◎乐音 / 87

◎陋室 / 90

◎遇合 / 94

◎窗下 / 97

◎中年(之一) / 99

◎中年(之二) / 102

◎一隅 / 105

◎铁哥们儿(之一) / 108

◎铁哥们儿(之二) / 112

①夜话(之一)/115

②夜话(之二)/118

③夜话(之三)/121

④夜话(之四)/129

⑤乡土(之一)/132

⑥乡土(之二)/136

⑦乡土(之三)/140

⑧乡土(之四)/143

⑨黄河悠久之旅/147

⑩看海/149

⑪重来香港/151

⑫三进湘西/154

⑬访岱/157

⑭读山/160

⑮城墙随想/162

◎冬日 / 165

◎过年 / 168

◎暮春 / 171

◎夏夜 / 174

◎老人(之一) / 176

◎老人(之二) / 178

◎“单位” / 180

◎风铃 / 183

◎“票”影评 / 185

◎出镜 / 188

◎“电脑发烧友” / 190

◎记梦 / 192

◎经验 / 194

◎闲散的日子 / 197

◎北京的“大”与“深” / 200

◎“京师人海”／204

◎京师交游／207

◎见闻在京师／210

◎读人(一——十一)／213

◎读人(十二——二十一)／231

◎乏味／244

◎从前,有个老头和他的老太婆／247

◎后记／250

白序



散文“火”得令人生疑。

据出版界人士告知：几年前开始的“散文热”仍未过去。鼓舞之余，我会迷惑地想：谁来消费这种“文化”？借一位海上朋友的话说，“在只剩下匆匆浏览，甚至只浏览书名和封面的时代，谁是你期待的读者呢？”

像是又一度出版旺季，俨若八五年情景的重现。但那一回备受宠遇的是“学术”，这一次当令的则是散文随笔——仅此，已向你提醒了“大众文化”的时代。这是世纪末的繁荣。八五式的浪漫激情早已消褪。

散文原是道地的特产。即五四新文学，鲁迅也说过，“散文小品的成功，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。”（《小品文的危机》）我们眼下虽不便推举哲学家去抗衡海德格尔、萨特、德里达，却像是一向不难找出足以匹敌蒙田的散文家。至少自信如此。散文确也是更“平民”的文体。散文将“意义”零碎化之后，使得制造它显得不那么困难、只能是少数哲人的专利；散文将“历史”个人化且片断化之后，让我们有了置身其中的切实感觉，同时自以为插足了史家的神圣领地。散文方便了诸种幻觉的制造，也包括了那位海上朋友所说的你是

“作家”的那种幻觉。对后一点，我个人的经验即可证明。在刊出了几篇散文之后，就有人对我使用了这称呼，我因而得知“作家”这名衔比之“学者”更易于领取。

但我们仍然忽略了一个小小的事实：散文很久以来，已沦为“边缘性”文体。或许竟是这文体的骤然繁荣，提醒了知识者向边缘的位移的？你为一下子涌出的大量副刊、为层出不穷的以“雅俗共赏”（或坦然用了“俗”）为标榜的刊物而写作，你经由这写作，放弃了为“严肃的学术刊物”写作时的自我意识，确认了你的边缘位置。中国知识者从来不难于这一类的确认。何况你会宽慰地告诉自己，文体“并非一切”！

近一时上海的书展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。京中近几年其热闹足与海上相比的，像是只有降价书市。无从悬揣海上的情形究竟怎样，只知道我自己每走过书店，想到我的书就要和那些乏人问津的书们挤在一起，先就有了一点“失落”之感。“失落”之余，仍动手制作——除了这种制作，你又能做什么？你以为你能做什么？如果鞋匠做的鞋子、成衣匠做的衣服也会乏人问津，你又缘何期待你的成品的命运有所不同？



(写到这里,又暗自惊诧于对“行情”的关心。写作学术论文时,是从不在意有几个读者的。这里岂不正有对某种角色、位置的确认?)

尽管出版物的包装一下子豪华得令人目炫(在这一方面像是提前进入了发达社会),我仍相信这大批量生产的“散文”,会瞬即消失在时间中。我何妨也让自己的文字在时间里稍稍浮游一回?如此这般地想过了之后,就编成了这一册名为“独语”的小书。

一九九五年六月

闲话北大(之一)

几年前读冯友兰先生的《三松堂自序》，觉得其中写北大、清华、西南联大的几章很可玩味。虽然我个人的经验不同，却无端地以为冯先生的三校比较精彩：或许正是这一类的前在经验，把我的个人感觉淹没了。

一九六四年我考入北大时，北大大而无当的校园里全无轻松气氛。那正是“四清”时期，校内一派革命景象，只令我感到不适。倒决非不想革命，只是觉得吃力而已。我的同学的姿态气概，已往都只在电影小说里看到过。我这才知道，我所读过的中学，在我的家乡也近于“贵族学校”的，比起京城或其他南方大城市的学校，实在只能算作乡村中学，我自然是十足的乡下人。记得当时喜欢穿农村妇女式的大襟衣服，中学毕业照也是穿这种衣服拍的；报到那天，先到的同学半开玩笑地说，看了照片，以为是个很老实的农村妇女。又说，人还没到，信倒是来了。那是同考到北京的中学同学写来的，无非约着一起玩玩。但我不久后就知道了，我们那所“乡村中学”在男女交往方面，又似乎风气超前了。而那正是革命时代，即使年轻的男女革命者，也不便随意往

来的。至于文革期间风气一变，则是后话。

尤其令我敬畏的，是大城市且名校出身的同学，那些器宇轩昂的男生和风度不凡的女生，他们的见识、口才，都更令我自惭形秽。“仪态”这玩艺儿是难以描述的，但就有那么一种味儿，今天叫做“派儿”的，我只有羡慕的份儿。到很晚的“后来”，我才看穿了那种“北大作派”，或者说“派儿”。大言，大姿态的后面，也许竟是一无所有的。但大校的确能造出这一类的“派儿”，令你即使到了陌生的远方，也能凭着那味儿，辨认出你的校友来。

你很难将大言的“大”，与大气魄的“大”剥离。大校的大，确也系于气魄。我疑心那大而无当的校园，也参与了气魄的制造——谁说得准呢？风气因陶染而成。至于我自己，虽在进入北大前已习惯了抑制，也似有某种情欲被唤醒了。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也是“后来”，我又相信了北大的“大”对其间人物的致命影响。那种对大境界的渴望很可能就此悄悄地伴随了你一生，即使最终只落实于大话，只成为对你的纯粹嘲弄。其实不唯北大，通常名校学生，都有几分狂。我所读过的中学也如此。其积极效果，是有可能使你逃脱委琐。纵然落到了极不堪的境地，骨子里的那点傲气，也够你撑持一阵子尊严，所谓“倒驴不倒架”。消极处却也在此：你或许要为你的不肯趋附付一点代价。这令人约略想到贵族的命运，虽然明知有点拟于不伦。我的确发现我的校友在北大北京之外，比起别个更难于生存。当然这或许只是由于我观察的粗疏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，这个民族留给狂狷者的生存余地从来狭窄。至于校园文化，与社会向有疏离，纯粹的校园动物，很可能永远地失去对社会的适应能力。当然这多少也属危言耸听。

话说得远了，再回到前文革时期我所在的北大。我还得承认，对新环境的适应不良，自惭等等，多少也因了女孩子在那个年龄难免的虚荣。最初一时，我的那些女伴在我眼里是那样耀目，即使因风气所限，她们不得不将美好的躯体裹在简陋的衣着